

邓友梅

烟 壺

收穫 丛书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47.5
36

邓友梅

烟

壶



SHOUHUO
GONGSHU

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陈天笑
封面设计：戴 卫

烟 壺

邓友梅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4.25 插页8 字数70千
1985年2月第一版 1985年2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33,300 册

书号：10374·28 定价：0.69 元

近年来由于大工业化的卷烟生产，使吸纸烟者遍及世界各个地区、各个阶层，把闻鼻烟这一古老的生活享受硬给挤兑没了。这是件叫人不服而又无可奈何的事！从卫生的角度看，鼻烟比烟卷、雪茄可实在优越得多。闻鼻烟只不过嗅其芬芳之气，藉以醒脑提神，驱秽避疫。并不点火冒烟，将毒雾深入肺腑熏染内脏。其次闻鼻烟时谁爱闻谁抹在自己鼻孔下边，自得其乐。不爱闻的人哪怕近在咫尺也呛不着熏不着，如果打喷嚏时再用手帕捂紧鼻口，那就毫无污染环境的公害。鼻烟自从明朝万历九年被利玛窦带进中国，到康熙、乾隆年间达到了它的黄金时代，朝野上下皆嗜鼻烟。那时，不会闻鼻烟的人大概就象今天不会跳迪斯科那样要被人视作老憨。康熙皇帝到南京时，西洋传教士敬献多种方物，他全部回赏了洋人。只把“SNUFF”收了下来。有学问的人说这几个洋字码儿，就是“鼻烟”。看过乾隆庚辰本《过录脂评石头记》的人也会记得，晴

受感冒之后，头昏鼻塞，宝玉命麝月给她拿了西洋鼻烟来嗅过，痛打几个喷嚏，通了关窍，这才痊愈！纸烟也盛行了多年，它可曾有过鼻烟这样显贵的身份、光辉的业绩？

还有一个证明鼻烟优越的实例，自明末以来，由于鼻烟的流行，我国匠人结合自己民族工艺传统，大大的发展了鼻烟壶的制造艺术。您别小看鼻烟壶这东西大不过把握，小则如拇指，装不得酒，盛不得饭。可是它把玉石琢磨、金丝镶嵌、雕漆、烧瓷、雕塑、绘画、景泰蓝、古月轩各色工艺技术都集于一身，成了中国工艺美术的一朵奇葩。成了中国工艺技术一个浓缩的结晶。尽管经过上百年的流散、毁坏，很多珍品丧失了。今天我们若涉足到烟壶世界里观光，仍然会目不暇接，美不胜收。按原料来分，有金属壶、石器壶、玉器壶、料器壶、陶器壶、瓷器壶、竹器壶、木器壶、云母壶、觚器壶、象牙壶、虬角壶、椰壳壶、葫芦壶，此外还有珍珠、腰子、鲨鱼皮、鹤顶红……按其大类已是举不胜举了。若分细目，名目更加繁多。比如同是瓷壶，又分官窑、民窑、斗彩、粉彩、模刻、透雕、青花加紫、雨过天晴，珐琅、窑变……同是玉石壶，则分白玉、青玉、翡翠、珊瑚、玛瑙、水晶……而玛瑙壶中又要分玳瑁、藻草、缠丝、冰糖……若按造型来分，则又有鸡心、鱼菱、砖方、月圆、双

连式、美人肩等等。只一个圆壶，也要分作扁圆、腰圆、桃园、蛋圆等。一句话，烟壶虽小，却渗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、心理特征、审美习尚、技艺水平和时代风貌。所以一些好烟壶在国际市场上常常标以连城之价。一九七六年德国拍卖行展出一只烟壶，几分钟内被人以二百万马克买了去。美国著名的烟壶学者司蒂文森先生去世后，他收藏的中国烟壶拍卖了一百四十万美元。这位司先生终生不娶，除去研究中国鼻烟壶几乎别无他好。他写的关于中国鼻烟壶的研究著作，在同行眼中，差不多等于原子能学者眼里居里夫人的论文。在西方有两个“国际中国鼻烟壶学会”。他们定期开会，宣读论文，出版期刊。会员人数年年有所增加。司蒂文森先生生前就是设在北美的那个学会的主席。我们说鼻烟推动人们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领域，这不算夸大吧。

成千上万的人一生没见过鼻烟壶，照样学习、工作、恋爱、结婚、生儿、育女，这是事实。可你也别小瞧它。它能在国内外获得如此的重视，你得承认它在一个特定的领域里是闯出了成绩了。多少人精神和体力的劳动花在这玩意儿上，多少人的生命转移到了这物质上，使一堆死材料有了灵魂，有了精气神。您闻不闻鼻烟，用不用烟壶这没关系，可您得承认精美的鼻烟壶也是我们中国人勤劳才智

的结晶，是我们对人类文化作出的一种贡献，是我们全体人民的一笔财富。……我们似乎走了题。本来是说闻鼻烟与吸香烟的“比较卫生学”的，怎么一下岔到烟壶上来了？

听说西洋有一派写小说的，主张落笔之前不要有什么构思、预想。找个话题开始之后，一切随着意识的流动而流动，随着思绪的发展而发展。这办法很近似我们祖先在《三教指归》上说的“鞭心马而驰八极，油意车而戏九空”的原理。准此，咱们也不必再把话题拉回到鼻烟上去，顺流而下往下讲烟壶吧。

二

烟壶中有一种做法叫作“内画”。水晶瓶也好，料器瓶也好，只要是透明的瓶体，全可拿来当作坯子。由画家在瓶子内部画上山水人物、花鸟草虫，写上真草隶篆、诗词文章。工笔写意，水墨丹青，透过瓶壁看来，格外精致细腻。这一技术极难。因为鼻烟壶在造型上有定例，瓶口阔者放不进一粒豌豆，窄者只能插一根发簪。一般人用掏耳勺插进瓶内掏烟还难以面面俱到，要想往内壁画图谈何容易？更何况不论多精多美的图画文字，在画时

一律要反面落笔，看起来才成正面图象。所以赏玩那方寸天地内的“壶里乾坤”时，人们难免产生各种臆想。有人说这东西是躺下来仰面朝天画的，不然看不清瓶内壁落笔点；一说这是用头发沾着颜料一点一点勾抹成的，一个壶要画半年；还有人认为这东西并非人所能为，多半是仙家游戏之作。因为那时“古月轩”制品正风靡一时，人们用“古月”二字推测出是胡仙所制。胡家众仙一向诙谐倜傥。既能化作好女迷人，又能制造瓷器戏世，难免不会画几个烟壶来捉弄一下红尘中人。这本是极有论据的，可惜后来内画壶越传越多，这论据竟不攻自破了。您想，画三两个玩玩还则罢了，整批的画，成打的卖，这明显是挣钱混饭的行径，仙家何至于落魄到这般地步呢？再往后，可就传出了有此特技的画家的姓名。到二十世纪初，北京一带有名画师就有了四位——北京人四平八稳惯了，搞选举、排名次一向和奥林匹克运动会或小说评奖之类国内外惯例相反，不选前三名，也不排前五名，偏是四名。“四大名医”、“四大名旦”、“四大须生”，吃丸子也要“四喜丸子”。于是便选出了四大内画画师。他们是：

“登堂入室马少宣，雅俗共赏业仲三，阳春白雪周乐元，文武全才乌长安。”

我们讲讲这个乌长安。

三

乌长安姓乌里阿，原名乌世保，是火器营正白旗人。祖上因军功受封过“骁骑校”。到乌世保这一代，那职叫他伯父门里袭了。他闲散在家，靠祖上留下来的一点地产，几箱珍玩过日子。别说骑马，偶然逛一趟白云观，骑驴时两腿也打哆嗦。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武职世家的光荣，也不耽误他高兴时自称为“它撒勒哈番”。

乌世保活到三十多岁，一向安分守己地过日子。每日里无非逗逗蛐蛐，溜溜画眉，闻几撮鼻烟，饮几口老酒，家境虽不富有，也还够过。北京的上等人有五样必备的招牌，即是“天棚，鱼缸，石榴树，肥狗，胖丫头。”乌世保已没闲钱年年搭天棚了，最后一个丫头卖出去也没再买。其它三块却还齐备，那狗虽不算肥，倒是地道的纯种叭儿。他从没有过非分之想，就是一时高兴出堂会，玩票去唱几句八角鼓，也是茶水自备，不取车资。有一回端王府出堂会，他唱“八仙祝寿”。忽然那府里一个太监把嘴伸到乌世保耳边吹了点风：“我告诉您，王爷就要当义和团的大师兄了，您唱词里要来两句捧义和团的词，抓个彩，王爷准高兴！”凭心而论，乌

世保决没有喝符念咒的瘾头，但既来祝寿，总要叫主家高兴，也藉此显显自己的才智。何况端王这时正得意，儿子溥仪被太后立为大阿哥，宣进宫里教养，很有当皇上的老子的希望。乌世保一铆劲，就加了几句词：“八仙祝寿临端府，引来了西天众神灵：前边是唐僧猪八戒，紧跟沙僧孙悟空，灌口二郎来显圣，左右是马超跟黄汉升；济公活佛黄三太，诸葛武侯姜太公，收住云头到王府，要见王爷大师兄……”

载漪听了捧腹大笑，问左右：“这个猴崽子是谁家的孩子？”那传话的太监说：“正白旗乌家，他祖宗是它撒勒哈番，现在正闲着。”载漪说：“噢，是武职呀。叫他上虎神营当差去吧！”

这虎神营是专为镇压洋鬼子才建立的一支突击队，以“虎”克“羊”，以“神”灭“鬼”，那用意是极好的。乌世保听了却魂不附体，赶紧磕头说：“谢王爷恩典，可奴才不会打仗，不敢受命……”载漪说：“用不着你放洋枪。那儿少个‘笔且齐’你去支应着。有我的面子，裕禄不会难为你。”

乌世保不敢执拗，磕了头出来，就急得象发疟子，后悔编那几句唱词邀来了恩宠。给他弹弦的那人叫寿明，是个穷旗人，可老于世故。见他急成这样，就出主意，让他弄了几件精致玩意送给那位传

活的太监，向王爷稟了个“因病告假”的帖子。王爷本来也是一时高兴，出了这个主意。见他执意不肯，也就作罢了。过了一年，即是庚子。八国联军占领北京，和清政府议和时，有一项条款就是惩办“义和团祸首”。这载漪不仅没当上皇帝的老子，连端王的爵位也丢了，被发配新疆，终身禁锢，虎神营也就冰消瓦解。

八国联军占北京时，乌世保也倒了点小霉。那只叭狗跑丢了。他出去找狗，又叫洋人逮住去埋了一天死尸。看到死了那么多人，他想起端王要他去虎神营的事，实在有点后怕。

过了一年，和议谈成，北京又恢复了正常生活。他觉得大难不死，应当庆贺庆贺，就约了寿明等几个朋友，趁九月初九，去天宁寺烧香谢佛。

北京这地方，地处沙漠南缘，春天风沙蔽天，夏日骄阳似火，惟有这秋天，最是出游的好季节，所以重阳登高之风，远比游春更盛。

四

当时北海、景山，全是皇室禁地，官商百姓要出游，须另找去处。最出名的去处有城西的钓鱼台，城北的土城，城南的法藏寺和天宁寺。这几个

地方为何出名呢？原来土城地旷，便于架起柴火来吃烤肉；钓鱼台开阔，可以走车赛马；法藏寺塔高，可以俯瞰了望；而天宁寺在彰义门外，过珠市口往西，一路上有好几家出名的饭庄。乌世保要去天宁寺，为的是回来时顺路可以去北半截胡同的“广和居”，他那里的南炮腰花、潘氏蒸鱼，九城闻名。

乌世保请的寿明，就是替他出主意请病假的那位弦师。此人做过一任小官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，为了什么就远离了官场，而且再没有回复的意愿了。他弦子弹得好，不仅能伴奏，而且能卡戏，特别是模仿谭鑫培、黄润甫的空城计，称为一绝。各王府宅门每有喜庆，请堂会总有他。他也每请必到。他生计窘迫，不接黑杆，这又叫人更加高看一眼。不过他成天提着弦子拜四方，可不光是为了过弹弦的瘾，他还没到空着肚子凑热闹，为艺术而艺术的超脱境界！他借着走堂会这机会也兼营点副业，替古玩店与宅门跑活拉纤，从中挣几个“谢仪”。这事儿看着轻巧，其实不易，一要有眼力，品鉴古玩得让买卖双方服气；二要有信用，出价多少，要价高低，总得让卖主知足，买主有利可赚，成败都不能离大谱。这就造就了寿明脾气上的特别之处，一是对朋友热心肠守信用，二是过分的讲面子要虚荣。因为干这行的全凭“威信”，一被人看

不起，就断了财路了。

这日他们从天宁寺回来，在广和居尽情吃喝了一阵，已是未时末申时初，夜宴上座的时候。出门时他和乌世保又叫跑堂的一人给包了一个荷叶包的合子菜，出门拐弯，走到了胡同北口。这时由菜市口东边过来一辆青油轿车。寿明没防备，叫车辕刮了个趔趄，还没站稳，车上跳下来个戴缨帽的差人抓住他领口就扇了一嘴巴。乌世保喊道：“畜生，你撞了人还敢无理！”这时车帘掀开，一个官员伸出头来喊道：“什么东西这样大胆，挡了老爷的车道，打！”

乌世保听这声音耳熟，扭过头一看，是自己家的旗奴，东庄子徐大柱的儿子徐焕章。这徐焕章的祖先，是带地投旗的旗奴，隶籍于它撒勒哈番乌家名下。这样的旗奴，不同于红契家奴。除去交租交粮，三节到主子家拜贺，平日自在经营他的田土，并不到府中当差。这些人中，有的也是地主，下边有多少佃户长工、老妈下人，过的也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排场日子。但主子若有红白大事，传他们当差，可也得打锣张伞，披麻带孝，躬身而进，退步而出，抬头喊人主子，低头自称奴才。别看他们在家当主子时威严得不可一世，出来当奴才时却也心安理得、安份守己。他们觉得这也是一份资格、一份荣耀。他们教训自己的奴仆时，往往张口就

是：“你们这也叫当奴才？看看我们在旗主府里是怎么当差的吧！主子一咳嗽，这边唾盂递过去了，还等吩咐？主子传话的时候，哪一句上答应‘噫’，哪一句上躬身后退，都有尺寸管着，能这么随便吗？”

这些年有点变样了，不少主子家越来越穷，有的连家奴都养活不起，干脆让他们交几两银子赎身。有的主子自己落魄作苦力，扛包儿当窝脖儿了。旗奴却当官的当官，为商的为商，发迹起来。旗主子就反过来敲奴才的竹杠。有位主子穷得给人扛包儿，他的旗奴赎身后作了太仆寺主事，这主子一没钱用就扛着货包在太仆寺门口转悠，单等他的奴才坐轿车来时拦着车喊：“小子，下来替爷扛一估截！”太仆寺主事丢不起这人，只得作揖下跪，掏钱给主子请他另雇别人。因为按着“大清律”，奴才赎身之后，尽管有作官的资格，仍保留着主奴名分。旧旗主打死赎身旗奴，按打死族中旗奴减一等定罪，不过“降一级调用”而已，没哪个奴才敢惹这个漏子。

徐焕章的父母是赎身脱了奴籍的。可徐焕章是家生子，尽管脱了籍，也要保持奴才名分。徐焕章连半个眼都看不上乌世保，焉能甘心受这窝囊气呢？有舍银子舍钱的，还有舍奴才当的吗？当奴才可以，总有点什么捞头才行。为了和老主子抗衡，

他得寻个新主子。如今连太后皇上都怕洋人，不如投到洋人名下最合时宜，于是他信了天主教，并且由天主教神甫资助上了同文馆，在那里学了日本话和法国话。为此，闹义和团的那一阵，他可当真丧魂失魄了几个月，躲在交民巷外国医院当了义务杂役。直到八国联军进城后的第四天，他才敢回家。因为八国联军进城头三天，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。徐焕章知道底细，没敢出门。乌世保是正白旗，徐焕章既是乌家的奴才，自然也住在正白旗的防地，也就是朝阳门以北东四大街以东的这一地带。这一地带在联军破城之后归日本军占领。徐焕章一路走来，就见有几家王府和大宅门口挑出白色降旗，上写“大日本国顺民”字样。自家门口，只见也挑了幅白旗，却没写字。到家之后，问起原由，才知道这日本占领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：凡不挂归顺白旗的人家，日军就视作义和团拳民，任意杀戮。几个王府大户带头挂出了白旗，没来得及逃走的百姓也只得效法。但有的户无人识字，有的人不甘心自己戴上“顺民”帽子，便只挂旗不写字，多少给自己留点脸面。徐焕章听后，连连摇头，叫他女人赶紧把旗解下来。他爹听了，连忙拦阻说：“别价，太后跑了，八旗兵撤了，连肃王府都挂了白旗，咱能顶的住鬼子的洋枪吗？”徐焕章说：“我不是要撤下来，我叫她把旗解下来写上那几个字。”他女人

说：“不写字鬼子兵也认可，咱何苦自己往上立那亡国奴的字据！”徐焕章说：“住口！我们这谈论国家大事，那有你说话的地方？”“德性！”他女人往地啐了一口，出门把白旗解下，扔在了书案上。徐焕章是在同文馆学过日文的，就研好墨，润好笔，展开白旗，端端正正写了几个地道日本文字“顺民の家”，挂了出去。这招牌一挂，十分生效，第二天下午一个军曹带着四个日本陆军士兵就来找徐焕章谈话了。那时全北京城里，要找两个会日本话的中国人，实在比三伏天讨唤两个冻酸梨当药引子更难办。日本军成立临时伪政权“安民公所”，正寻找“舌人”，自然要找这白旗上写日本字的人来。第三天徐焕章左胳膊上就套上了个白箍，上边写“大日本军安民公所”，盖了关防。从此晃着膀子跟日本巡逻兵一块抓拳民，杀乱党，替日本军队搜罗地方上的痞赖劣绅组织维持会，一时间成了北京城东北角上的伏地太岁。日本人知道敢于出头干维持会的人，没一个在老百姓眼里有斤两的，叫他们出来临时维持一下街面秩序可以，靠他们长久为自己效劳绝对没门儿，就交给这维持会一项任务，要他们探听在这一地区居住的王公大臣们的行踪和品行，以便发掘可委重任的大角色。也是该当徐焕章发迹，这区内住着一位铁帽子王，曾任镶红旗汉军都统、军咨大臣，现任民政部尚书的善

耆。善耆跟前一个戈什哈和徐焕章住邻居。这天徐焕章从维持会回家，路过这戈什哈门口，看到那人在院里放了个小炕桌就着黄瓜喝烧刀子。他看了一眼，并没在意。他走过去后，只听背后咣当一声急忙把大门关上了，这才引起他警觉，心想：“这小子不是随肃王保着太后跑陕西去了吗？怎么突然显魂了？”想到这，连家门都没进，原地一扭身又走了回去，照直走到戈什哈大门口，用手把门拍得山响说：“沙二爷，开门！”

这位戈什哈，去年夏天因为自己老婆往徐焕章门口扔西瓜皮，倒洗衣裳水被徐焕章老婆骂了几句，他曾到徐焕章门口寻衅打过徐焕章他爹一个耳光。这次回来一听说徐焕章发迹了，当了通司，先就有几分胆怯；偏偏刚才喝酒忘了关大门，被徐焕章看见了，又加了几分不安，所以赶紧关上了门，门关好后往回走了几步还不放心，又回来扒着门缝往外瞧。他刚一伸头，徐焕章正好用劲来拍门，几声山响，先吓走了他三分锐气。等把门打开，一见徐焕章那一脸假笑，干脆把为王爷保密的规矩全忘，只记得讨好姓徐的，以免遭其报复的心愿。于是问一句答一句，便把肃王奉旨回京议和的事全交代清楚了。

徐焕章第二天恭恭正正上了个密札，告诉东洋人善耆从西边回来了，正躲在府里抽大烟。日本人